

当代艺术教育路在何方

Where is The Road for Contemporary Art Education

编者按 Editor's Note

近年来,艺术教育一直面临很多问题,它与我们生活的环境息息相关,关于这个问题的探讨不管是对于社会教育事业,抑或我们自身对艺术这条道路的思考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对此,《当代美术家》将从三个部分来探讨艺术教育的问题。

第一:针对艺术教育现状的思考:处在国际语境下的中国当代艺术,不管是艺术媒材或者观念上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博伊斯以后,现代艺术品媒介的划分界限越来越模糊,我们的艺术教育能不能适应这些变化?应该做出什么样的调整,新型媒介的不断介入,艺术教育应当如何与时代同步?

第二:艺术家是否可以被教育?“艺术天才论”观点不绝于耳,而中国艺术的通俗化教育,以及当下艺术教育对于技术和基础的强调是否是培养艺术家的正确途径?从未接受艺术教育的蔡国强为什么能够获得如此大的成功?包括现在中国炒得沸沸扬扬的日本艺术家村上隆,他从艺术教育中获取的知识是怎样有效的与当下艺术结合?作为教育者的艺术家,在介入商业与社会的同时,怎样去引导学生将学院教育与当代艺术现场产生对接?

第三:为今天的当代艺术面对更复杂的景象,比如说:资本的介入,商业的诱导,学术的边缘,流行图式与符号的泛滥对当代艺术教育都是一种无形的冲击,那么我们的艺术教育应该怎样抵制这些不利因素并将其转化为更有利于艺术教育的方式,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探讨的话题。

近期,《当代美术家》以“当代艺术教育”路在何方为专题,一方面邀请各大艺术院校院长以及教育负责人,站在学校的角度对艺术教育者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另一方面,也收集和整理各院校艺术类学生对学校与教授的期望,以互动对话的方式作以回应;同时,还编辑关注艺术教育事业的专业媒体人代表,以社会与家人的声音谈谈自己的看法,并选取国际上成功的艺术教育案例,希冀以此能为当代艺术教育提供一个新的思考逻辑。

近年来,艺术教育一直面临很多问题,它与我们生活的环境息息相关,关于这个问题的探讨不管是对于社会教育事业,抑或我们自身对艺术这条道路的思考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对此,《当代美术家》将从三个部分来探讨艺术教育的问题。

第一:针对艺术教育现状的思考:处在国际语境下的中国当代艺术,不管是艺术媒材或者观念上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博伊斯以后,现代艺术品媒介的划分界限越来越模糊,我们的艺术教育能不能适应这些变化?应该做出什么样的调整,新型媒介的不断介入,艺术教育应当如何与时代同步?

第二:艺术家是否可以被教育?“艺术天才论”观点不绝于耳,而中国艺术的通俗化教育,以及当下艺术教育对于技术和基础的强调是否是培养艺术家的正确途径?从未接受艺术教育的蔡国强为什么能够获得如此大的成功?包括现在中国炒得沸沸扬扬的日本艺术家村上隆,他从艺术教育中获取的知识是怎样有效的与当下艺术结合?作为教育者的艺术家,在介入商业与社会的同时,怎样去引导学生将学院教育与当代艺术现场产生对接?

第三:为今天的当代艺术面对更复杂的景象,比如说:资本的介入,商业的诱导,学术的边缘,流行图式与符号的泛滥对当代艺术教育都是一种无形的冲击,那么我们的艺术教育应该怎样抵制这些不利因素并将其转化为更有利于艺术教育的方式,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探讨的话题。

近期,《当代美术家》以“当代艺术教育”路在何方为专题,一方面邀请各大艺术院校院长以及教育负责人,站在学校的角度对艺术教育者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另一方面,也收集和整理各院校艺术类学生对学校与教授的期望,以互动对话的方式作以回应;同时,还编辑关注艺术教育事业的专业媒体人代表,以社会与家人的声音谈谈自己的看法,并选取国际上成功的艺术教育案例,希冀以此能为当代艺术教育提供一个新的思考逻辑。



儿童养老院(局部) 装置 赵婧妍

在思想中找到新的契合点

Find New Meeting Point in Thinking

杨劲松 Yang Jingsong

当代艺术教育,就像各地刚结束的毕业展中的“当代”学生作品,虽然有活力,有创造性倾向,但多数动态作品是需要阐释和技术支持的作品,几乎坚持不了一天就损坏殆尽或不知所终。这一“景观”不啻于寓意了当代艺术教育存在的久未改观的现实困扰。

我们可以拍胸脯说“只要需要是一种社会梦想,这一梦想也将成为社会需要”(居伊·波德语)。遗憾的是在“需要”(价值观)混乱的当下,学问的动机与结果从来不会按学理逻辑发展。如同当今谁都说当代艺术教育就是“思想为先”的教育一样,具体到思想范畴,或思想的理论性、政治性、分析性的转承拓展关系时,不说“思想”的表述莫衷一是,所言之理常以个人经验为依据,更遑论思想何以社会批判和文化证伪

了。故此,作为磨砺思想之力量与磨砺力量之思想的实践,除了以点带面式的“点子”教学革命,在这股力量始终缺乏内聚力且自身又充满矛盾的现实条件下,怎样不将社会(个人、团体)异化的力量投射在日常生活里并使它日益变得暧昧不清,又能如何不将“磨砺力量”放逐到现世以外成为人心迷惑到浅表性麻醉的艺术样式,怕不是当今“权力进入市场”、“文化进入市场”,思想也得跟着市场走的思想可以澄清得了的吧?

显然,各地纷纷开设实验艺术教育“专业”,这个看似已然为某种共识的“现实需要”,似乎表明了社会有了意在提升文化创造力的梦想。但事实上,现象并不表明已为这个梦想做好了思想准备,并有了践行思想而持守的信念。

“当代艺术教育之路在何方”的发问,其实一直伴随在近三十年体制改革的全部进程中。过往的“发问”始终绕开集权体制,摆不平“教授与官的纠结”,即使开列出再多的教育良方,没有法律保障的良方,随意被修改和被废黜之事就免不了。因此,“发问”不能再满足在各地小打小闹式的钻空子走边缘的伎俩上,而是追问1998年就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教法》